

南宋《扬州州学藏书楼记》解读^{*}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uthern Song Yangzhou Zhou Xue Cang Shu Lou Ji

江向东

Jiang Xiangdong

摘要 以相关史料记载为依据,对《扬州州学藏书楼记》进行了详细解读,着重分析了文章中所涉及的有关人物及其与扬州州学藏书楼之间的关系,考察了扬州州学藏书楼修建的原因、结局与战后的重建,探讨了该文撰写的缘由及其流传情况。认为“藏书楼”一词并非近代术语,早在南宋就已出现。图1。参考文献18。

关键词 藏书楼 图书馆史 宋代

Abstract: Based on relevant historical records, this article explains *Yangzhou Zhou Xue Cang Shu Lou Ji* in detail. Analysis involves of the relevant people in the original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Yangzhou government-run school Book Collection House. Investigated the reasons for the building, ending of Yangzhou government-run school Book Collection House, as well as its post-war reconstruction. Explores why the original was written and the process of its transmission. It also shows that “Book Collection House” is not a modern term, and had already appeared as early as Southern Song Dynasty.

Keywords: Book Collection House; Library History; Song Dynasty

近代以来,中国藏书史史料整理成果颇丰,但这些成果中鲜有晚清以前以“藏书楼”为题名的史料被披露。在中国藏书史研究成果中人们也很少发现晚清以前某一藏书处所是以“藏书楼”直接命名的,即使偶尔出现“某某藏书楼”的记载又多无引文出处可考,以至人们对古代是否存在过以“藏书楼”直接命名的藏书处所产生了怀疑。

应节严的《扬州州学藏书楼记》写于公元1273年,是目前为止笔者发现的最早一篇有明确撰文日期、以“藏书楼”为题名的记事文。该文以骈文写就,包含有不少典故,解读该文有助于厘清中国藏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不妥之言,望方家指正。

1 应节严和《扬州州学藏书楼记》

1.1 应节严生平事迹

应节严(1211-1300)字和父、叔和,晚号平坡居士。原籍浙东婺州,南宋嘉定年间迁居浙东平阳芦浦定居。应节严自幼天资聪颖,记忆力惊人,幼时习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四书等九

经,就能诵若悬河,诸子百家过目辄记,至耄不忘。七岁时中童子举。南宋理宗淳佑四年(1244)登甲辰武榜。淳佑六年(1246)再换庚戌文科,属于文武双进士。历任江苏涟水教授、浙江东路转运司干官、福建长乐知县、江西赣州通判、迁两淮制置司机宜文字、淮南西路制置使同参议官、淮西提刑、两浙转运判官、临安知府,内任国子监书库、太学录、国子监薄、司农丞、军器监、刑部郎官、直宝章阁、司农卿、秘书监、右文殿修撰、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宝谟阁待制、修职郎、奉议大夫、中奉大夫。历迹四朝。

应节严在馆阁任职时,恰值权臣渠珰贪污,与其他九人馆阁官员联名上疏罢渠珰。其后恰值边关告急,他又奉旨随军出征,亲冒矢石,平息了蛮夷的叛乱。应节严告老还乡后,还念念不忘朝政民事,经常自叹“禄丰功啬”,有负圣君,有亏黎民。晚年居平阳坡南,卒年九十岁,著有《平坡集》若干卷,以述其生平事迹。可惜已佚,《宋史》无其传,以上其生平事迹见载于其好友林景熙所撰《故待制吏部侍郎应公墓志铭》一文^[1]。另外,明代万历年间凌迪知所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1YJA870019)“‘藏书楼’术语文献记载考”研究成果之一。

• 书林史话 •

撰《万姓统谱》卷五十七中有其百余字的简要生平，基本上也是根据该墓志铭的史料撰写而成的。

1.2 《扬州州学藏书楼记》原文

《扬州州学藏书楼记》是应节严在两淮制置使司担任幕僚期间撰写的，全文八百余字。为了便于解读和分析，现将全文点校后披露如下^[2]：

“扬夙号会府，文物称之。自有狄犯，唯武卫是议。士休于见闻，心摇摇然，铉诵声稍衰歇，殊弗能为扬重也。自太傅、平章、魏国贾公思采芑新田，崇学兴士，宏讲堂揭明伦，以警瞻视，青青佩皆，苏醒竦立。荐更儒帅，美教相继。

逮制使文昌印公之来，又从而恢益之。且虑储书不富，浩古散轶，度堂后余地，迺址迺栋，更值舍置傍榻，以栖斋宿，以便程校。中翼两庑，后敞一室，层楼杰出其上，豁如朗如，聚签帙而堵列之。自六经而下，诸子百氏之论著，先儒故老之纪述，靡不咸在，森然一众玉府也。抑是学自陋而激，是书由阙而备，道脉融畅，其嘉惠于扬之士，其浅哉。淮海之间，土风深厚，士多愿质，因非以纖巧相尚，自磔裂其天者，是可以言书矣。夫书为穷理设也，不务穷理，假似以资文词，与孔孟教人宗旨已大戾，若又假文词，以媒利禄，所趋愈下，曾不如匱藏腾秘，留鲍蠹焦，犹为不辱其书也。

扬自道乡先生，接程夫子之傅，鸣教是邦，尝言六经千门万户，何从而入，大要在《中庸》谨独一句，十二时中检省，一念起处，无使放而不收，是其得读书法。元符初，中宫虚有，自给于嬖暱为保位计，正色切谏，之死不悔，是其得读书力。时运而往，庭前四柏，虽非道乡手植之旧，尚可想象其风节，知其志之有在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当宁无效前修为矩矱乎？

楼成于壬申七月下瀚，既而季秋之望，公领宾佐集生徒，命二校官迭讲，莘俎豆以落之。旂鬱戾止，周览规制，尤以士之由堂入室，固妥适于藏修之地。抑由闌而径迫，视像祀习则生玩，非所以示有尊也，复广修庑，营夹道，委蛇以进，旁辟班次，以便欵谒，戟门鼎列，亦展而新。至是内外整密，可以因严教敬，而公之所以修崇者一无遗虑矣。《易》曰：“君子以教思无穷”，于是见之。是役也，用材甓若干，用金穀若干，公不为学校俭其费，故不书。

咸淳癸酉七月朔，门生朝散郎、改差淮南西路制置使同参议官、时暂兼权淮西提刑应节严记。门生朝散郎、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使、兼两淮制置使同参谋官罗黄裳书，舍生朝请郎、试吏部尚书侍郎兼中书舍人、时暂兼权工部尚书、兼修玉牒官、兼侍读刘黻篆盖。建邺王茂明刊”。

2 宋代扬州州学沿革及其藏书楼的建立

2.1 “道乡先生”与扬州州学

扬州州学又名扬州府学或扬州儒学，早在“北宋景祐元年（1034）已有（州）学在城南内右南厢”^{[3][9]}，应氏文中所称“扬自道乡先生，接程夫子之傅，鸣教是邦”，“道乡先生”即邹浩（1060-1111年），字志宪，因号道乡，故人称道乡先生。北宋元丰五年（1082）中进士。他于元丰七年（1084）至元祐二年（1087）任扬州州学教授，对振兴扬州州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绍圣三年（1096），宋哲宗废孟皇后，中宫虚位。元符元年（1098）邹浩任太学教授、除右正言，右正言属台谏官，可行使对宰相和百官的监督权。元符二年（1099），宋哲宗立出身平民的刘贤妃为皇后，满朝文武唯邹浩上疏反对，且引用孔夫子之言，指责宋哲宗立后之举名不正言不顺，还声称“万一自此之后，士大夫有以妾为妻，臣寮纠劾以闻，陛下何以处之，不治则伤化败俗，无以为国治之，则上行下效，难以责人”^[4]，此言引起宋哲宗不满，将其除职。故应氏文中称“元符初，中宫虚有，自给于嬖暱为保位计，正色切谏，之死不悔”。另外，当年邹浩还曾在扬州州学府中亲手种植四棵柏树，并写下“四柏赋”，该文见载于邹浩所著《道乡集》卷首。这四棵柏树建炎初毁于兵火。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郡守赵范于学东辟射圃、建观德亭，圃亦有四柏，乃教授彭方植以存古”^{[3][9]}，故应氏文中称“庭前四柏虽非道乡手植之旧，尚可想象其风节，知其志之有在也。高山仰止”。

2.2 “贾公”与扬州州学

应氏一文开篇便称“扬夙号会府，文物称之。自有狄犯，唯武卫是议。士休于见闻，心摇摇然，铉诵声稍衰歇，殊弗能为扬重也”。自从端平元年（1234）宋元联手灭金后，南宋就失去了战略缓冲

地带，不得不直接面对强悍的蒙古大军。端平二年（1235）蒙古军队就迫不及待地挥师南下，大举侵宋。宋蒙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为了应付战局，南宋政权将长江防线分为上游、中游、下游和沿海四大战区，分别以四川制置使司、京湖制置使司、两淮制置使司和沿海制置使司统之，负责各战区的军政事务，其中两淮更是处于战线的最前沿。两淮战区素有“江为国之门户，淮为国之藩篱”之称。扬州作为两淮制置使司所在地，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故应氏文中称“自有狄犯，唯武卫是议。士休于见闻，心摇摇然，弦诵声稍衰歇。士子无心于诗书义理。”

这种情况直到1250年以后才稍有改观，应氏文中称“自太傅、平章、魏国贾公思采芑新田；……美教相继”，“太傅、平章、魏国贾公”即名声不佳的贾似道。据《宋史》“理宗本纪”载曰：淳祐“十年三月庚寅，以贾似道为端明殿学士、两淮制置大使、淮东安抚使、知扬州……九月甲子朔，贾似道兼淮西安抚使”^{[5][842]}，即贾似道于淳祐十年（1250）由京湖制置使调任两淮制置使，兼扬州知府。他主政扬州近十年，在任期间对农业和文教事业较为重视。所谓“崇学兴士，宏讲堂揭明伦”就是指重修了扬州州学。《惟扬志》中“宋扬州儒学”条目对此事进行了记载，宝祐年间（1253—1258）“郡守贾似道命教授龚梦龙，修大成殿及门庑斋序，梦龙易景邹扁为爱柏，背景行道乡之意也”^{[3][10]}。

开庆元年（1259）贾似道因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才离开扬州。应氏在文中称其“荐更儒帅，美教相继”，是指他所推荐的继任者，仍重视文教，其中最出色是李庭芝和印应雷。据《宋史》“理宗本纪”和“度宗本纪”记载，1259年1月，李庭芝出任扬州知府。1261年4月至1270年1月李庭芝任两淮制置使十年。他在扬州任职期间“又大修学，为诗书俎豆，与士行习射礼”^{[5][12900]}。

2.3 “印公”与扬州州学藏书楼的修建

2.3.1 “印公”生平考证

应氏文中称“逮制使文昌印公之来，又从而恢益之，且虑储书不富，浩古散轶，度堂后余地，迺址迺栋，更值舍置傍榻，以栖斋宿，以便程校”，由此可知当年扬州州学藏书楼的建造者为“制使文昌印公”。

“制使”即制置使的简称，“文昌印公”即两淮制

置使印应雷，字德豫，原籍天津静海，迁居江苏常熟，南宋嘉熙二年（1238）中进士。宝祐二年（1254）任和州太守，赴任时，值元军入侵，奉沿江制置使邱岳之命，率军突入和州，击退元兵。后又任福州知府和温州知府。据李贤等人编撰的《明一统志》卷四十八载^[6]，印应雷被朝庭委任为温州知府时，恰逢州卒作乱，朝庭命其从婺州调兵前往镇压，但印应雷仅带一仆赴任，用计设宴斩杀了作乱的为首份子，余党悉散。人咸叹服。此公公干之时，目光如烛，左右不敢仰视，退则温然，孩稚可亲。

开庆元年（1259）十二月，印应雷任军器监、淮西总领财赋兼江东转运判官^{[5][868]}。景定元年（1260）二月，兼提领江淮茶盐所，同年三月转朝散郎，同年四月除直焕章阁、枢密院副都承旨^[7]。同年十二月，直徽猷阁、任江州知府，主管江西安抚公事，节制蕲、黄、兴国三郡^{[5][876]}。咸淳四年（1268）正月，改任庆元知府，兼任沿海制置使^{[5][899]}。咸淳六年（1270）正月，京湖战区吃紧，原两淮安抚制置使李庭芝调任京湖安抚制置使，由印应雷接任两淮安抚制置使^{[5][904]}。咸淳七年（1271）七月，淮东制置印应雷具有劳绩进一秩，宣劳官属，将士皆推恩^{[5][908]}。咸淳九年（1273）十月丁丑，元军直逼扬州，两淮制置使印应雷去职，李庭芝接任两淮安抚制置使。然印应雷去职的原因却有二种说法，且均出自《宋史》所载。一种说法是“告老返乡”，《宋史》卷46载：咸淳九年（1273）冬十月“丁丑，两淮制置使印应雷告老，进二秩致仕。李庭芝接任两淮安抚制置使，朝庭赐钱二百万，激犒备御”^{[5][916]}，“致仕”即今退休之意；另一说为“暴死”，《宋史》卷421载：“大元兵围扬州，制置印应雷死，即起庭芝制置两淮”^{[5][12601]}。笔者认为第二种说法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南宋王应麟（1223—1296）所著《四明文献集》卷五中载有“印应雷特赠端明殿学士诰”一文，文中称印应雷“宏材任重，实学济时，知仁勇之，修身文武，为宪刚大，直之养气，精神折冲，戒我师以铺淮濱，虽在外而心王室，有严有翼，制胜尊俎之间，惟筑惟征，守圉金汤之固，月捷方奏，星陨遽闻，怆召树之余，思想羊碑之下，泣彼忌功，而沮善兹，更化以怀贤”^[8]。若非暴死就不存在“星陨遽闻”之说。王应麟之说可信度较高，据《宋史·职官二》卷162所

• 书林史话 •

载 按两宋之制 翰林学士院中的翰林学士、知制诰、直学士院、翰林权直、学士院权直等，“掌制、诰、诏、令 撰述之事”^{[5] (3811)}。王应麟是在度宗即位后于咸淳元年（1265）起权直学士院，承帝命草拟诏诰，《四明文献集》中制诰占了百分之七十，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提要中对该书评价为“所自作无不典雅温丽，有承平馆阁之遗，且所载事迹多足与史传相证……亦足以补本纪之阙”。有意思的是，印应雷的墓至今尚存，据江苏常熟市尚湖镇政府网站上披露的信息显示，印应雷墓现尚存于江苏常熟市尚湖镇南距沪宜公路400米处，1982年被列为常熟市级文物^[9]。

2.3.2 扬州州学藏书楼落成时间与修建原因

应节严在文中对印应雷修建的扬州州学藏书楼进行了一番描述，称“中翼两庑，后敞一室，层楼杰出其上，豁如朗如，聚签帙而堵列之。……”，可见，该藏书楼还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而且大有不遗财力之势。应氏在文中还称“是役也，用材甓若干，用金穀若干，公不为学校俭其费”。

印应雷修建的扬州州学藏书楼有准确的建成时间。应节严在文中称“楼成于壬申七月下瀚”，即咸淳八年（1272）农历七月下旬。同时，该藏书楼也有确切的落成典礼时间，应节严在文中称“既而季秋之望，公领宾佐集生徒，命二校官迭讲莘俎豆以落之”，“季秋之望”即同年农历九月十五日。

印应雷在抗元战争形势紧张的情况下，还大力兴建州学藏书楼，倒不是他个人多么重视教育事业，而是因为制置使一职并非单纯的军事职务，作为战区最高军政长官，还须统管辖区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所以，制置使在征战之余，还须将受到战争破坏的文教设施加以恢复和修缮，此乃职责所在。宋代文献中有关此类的记载不少，如：宋宝庆三年（1227）方万里、罗濬编撰的《宝庆四明志》卷一载，仇悆在绍兴五年（1135）担任沿江制置使时，“兵火之余，首复州学，与乡土、大夫行乡饮之礼”^[10]。又如：淳祐二年（1242）时任京湖安抚制置使的孟珙，在湖北公安县创公安竹林书院。据南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前集卷五载，“制置大使孟公珙阅其无以教养，不以武备废文事，因僚属袁渐、袁鼎东、史子翬请聚精舍，而量试之，与补弟子员，度地于公安邑

东，辟书院，取莱公竹遗迹，扁曰竹林”^[11]。淳祐六年（1246）孟珙病故，继任者贾似道“尤以淑士为重，捐緡钱廩粟葺而新之”^[11]，续建了该书院。淳祐十年（1250）三月，李曾伯接任京湖制置使，同年六月，到任才三个月的李曾伯视察该书院时，“规摹已略备矣，山长雷宜中，犹以建杰阁奉宸奎告，遂从而增益之，不敢缓，明年秋八月告成，……书院之建，历三大帅而始成”^[11]。另外，马光祖在任沿江制置使兼建康知府期间，在建康“建明道、南轩书院及上元县学”^{[5] (12486)}。因此，印应雷大力兴建州学藏书楼也就不足为奇了。

3 南宋扬州州学藏书楼的结局与战后的重建

扬州州学藏书楼落成于咸淳八年（1272）农历七月下旬，应该说建的很不是时候，落成不到半年，南宋抗元战争的形势就急转直下。长江中游的京湖战区，素有“国之屏蔽”之称，若京湖失守，则整个长江防线将被腰斩。咸淳九年（1273）二月，元军攻克了京湖战区的战略重镇樊城和襄阳，历经六年之久的樊襄保卫战宣告失败的同时，也意味着南宋军事总崩溃的开始。元军攻克襄樊之后，沿长江东下，兵逼淮东，水师游弋扬州城下，应节严为其主公的政绩撰写《扬州州学藏书楼记》一文之时，扬州已处于元军半包围状态。当然应节严也没想到，该文写就仅三个月，即咸淳九年（1273）农历十月，其主公就不幸身亡。李庭芝接任两淮安抚制置使。咸淳十年（1274）九月，元将博罗多率军围攻扬州，残酷的扬州保卫战打响。1276年7月，元世祖下诏赦“庭芝焚诏之罪，使之降，有诏从之。庭芝亦不纳”^{[5] (12602)}。同月，益王赵是以左丞相召李庭芝南下福州，李庭芝与姜才领兵七千人突围至泰州，被元军围之，后战败被斩，而扬州守将朱焕在李庭芝突围后即开城门受降。至此，长达二十二个月的扬州保卫战落下了帷幕。扬州州学藏书楼也毁于这场旷日持久的硝烟战火之中。

扬州自古以来就是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江南重镇，同时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许多典籍毁于战火。以方志为例，在宋代大观、绍熙、嘉泰、宝祐年间和明代洪武、成化、嘉靖初年都曾编撰过多部扬州方

志均散佚不存。因此,由扬州知府朱怀干编撰刊刻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惟扬志》成为扬州现存最早的一部方志。从这部方志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扬州州学藏书楼战后的重建情况。据该志卷七“公署志”记载,扬州府学“元泰定间文学掾衡应卯建藏书楼、会读堂,立大成碑于泮池之右。末年兵烬靡遗”^{[3][10]}。“国朝扬州府儒学在府后儒林坊。洪武二年,知府周原福即宋元旧规重建……。崇文阁在堂后,正统十二年知府韩宏因元藏书楼遗址改建。成化二十二年,知府杨成重建”^{[3][12]}。另据乾隆二年(1737)由赵宏恩编修刊行的《江南通志》卷88载“扬州儒学在府治后儒林坊,宋建。明洪武中,知府周原福因旧规重建,东有成贤坊,本有育才坊及藏书楼、射圃、观德亭、颐贞堂、玩易亭、祭器库、文昌楼并官廨。正统间,知府韩宏因藏书楼改建崇文阁,即今尊经阁也。”^[12]。清嘉庆十五年(1810)由阿克当阿监修的《(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十九“学校志”也对此进行了记载“扬州府儒学在府后儒林坊,……明洪武中知府周原福即旧规重建。正统间知府韩宏因藏书楼改建崇文阁。”^[13]以上三部方志的记载表明,扬州府学藏书楼重建于元泰定年间(1324—1328),元末又毁于战火;洪武二年(1369)由知府周福元按元旧规重建,仍名藏书楼;正统十二年(1447)知府韩宏将藏书楼加以改建,更名为崇文阁,成化二十二年(1486)知府杨成重建;到了清乾隆年间又更名为尊经阁。楼名变更脉络清晰,由此可见从南宋咸淳八年(1272)至明正统十二年(1447)间,扬州州学藏书处所是以“藏书楼”通用名称直接命名的。

4 《扬州州学藏书楼记》一文的撰写缘由及其流传

4.1 撰文记事的缘由

从应氏文中记载可知,《扬州州学藏书楼记》一文有确切的撰文时间、撰写人、碑文书写人、碑文题名书写人和碑文刻工。

该文撰写于“咸淳癸酉七月朔”即咸淳九年(1273)农历七月初一。

撰写人为“门生朝散郎、改差淮南西路制置使同参议官、时暂兼权淮西提刑应节严”。

碑文书写人为“门生朝散郎、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使、兼两淮制置使同参谋官罗黄裳”。

碑文题名为篆书,书写者为“舍生朝请郎、试吏部尚书侍郎兼中书舍人、时暂兼权工部尚书、兼修玉牒官、兼侍读刘黻”。

碑文刻工为“建邺王茂明”。

需要说明的是参谋官、参议官、干办公事、准备将领、准备差遣、准备差使、书写机宜文字等均为制置使司的幕僚,幕僚的任命形式即可以是制置使自己委任,也可以是朝廷直接任命。如前所述,贾似道任京湖制置使时,就曾直接任命李庭芝为京湖制置使司参议官。

制置使司幕僚的来源

一般由各级路司长官、州县官员、甚至各路司的幕僚兼任,有时可以“一幕两用”。应节严是以淮西提刑身份兼淮西制置使同参议官,他同时还任两淮制置司机宜文字,即所谓的“一幕两用”,这在宋代是比较普遍。陆游也曾担任过“一幕两用”幕僚,他在《渭南文集》卷十四“范待制诗集序”文末署名为“淳熙三年上已日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山阴陆某序”^[14]。罗黄裳是以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使身份兼任两淮制置使同参谋官。所以,应节严和罗黄裳都是印应雷的幕僚,故两人均以“门生”自称。

制置使司幕僚的主要职责除了替“主公”出谋划策之外,还有一项“潜规则”的任务,就是要为主公的政绩歌功颂德,撰记勒石立碑,以便长久流传。这恰是应节严为其“主公”撰写《扬州州学藏书楼记》一文的缘由。南宋《景定建康志》中也有不少此类记载,如该志卷三十中的“上元县学建学后记”一文,就是由江南东路安抚使司干办公事周应合撰写、松江制置大使司参议官程其厚书、松江制置大使司



图1 刘黻篆书原拓

• 书林史话 •

干办公事钟蜚英立石^[15]。然恰是这一官场潜规则,为我们保留下了一份珍贵藏书史料。

4.2 《扬州州学藏书楼记》一文的流传

《扬州州学藏书楼记》一文作者应节严撰有《平坡集》然已佚。该文的流传得益于当年勒石立碑。它是以碑文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该碑文的收集者是清末民初著名金石学家缪荃孙,他收藏并亲自过的金石拓片逾两万,数量之多超过了任何一朝代的金石藏家。1909年他被聘为《江苏通志稿》总纂,后因辛亥革命爆发,通志局被撤,当时只有其编纂的《江苏金石志》和陈作霖编撰的《江苏兵事纪略》已完成,并单独刊行。缪荃孙在《江苏金石志》开篇的“江苏金石记例言”中说明了收录原则,称“金石以拓本为主,明知此碑尚在,而未拓到,即编入待访,不列正编。如此,碑已佚而拓本存者,亦据本收入。尺寸照拓本,前人言石高若干尺,有全未见石者,不如以拓本高广之尺寸,定之用工部营造尺。篆楷摹照原碑。”^{[16][9437]}该书在卷十八收录《扬州州学藏书楼记》全文的同时,还对碑石情况进行了说明,“扬州州学藏书楼记在扬州府学。拓本连额高六尺四寸,广三尺六寸,正书二十三行,行三十五字,边一寸许,在扬州府学。‘扬州州学藏书楼记’篆书两行,行四字,字径三寸许”^{[16][9905]},而且文中所载刘黻篆书的“扬州州学藏书楼记”篇名是按原碑摹照的(见图1)^{[16][9905]},缪荃孙在“江苏金石记例言”中已特地强调“篆楷摹照原碑”。这是至今为止笔者发现的有关“藏书楼”一词最早的书法作品。

4 结束语

应节严于咸淳九年(1273)农历七月初一写就的《扬州州学藏书楼记》一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同时也是笔者所见宋代唯一的一篇直接以“藏书楼”为题名的藏书史料文献,它不仅有确切的撰写人和撰写时间,而且是通过碑文形式流传下来的。缪荃孙在《江苏金石志》中不仅收录该碑文,而且还将当年该碑文篆盖者刘黻用篆书所书的“扬州州学藏书楼记”篇名,以“摹照原碑”的形式收入书中,使之成为目前为止最早的一幅写有“藏书楼”字样的宋代书法作品。

该篇文献的史料价值在于,首次,它记载了扬州

州学藏书楼创办的背景与经过,对藏书楼的规模进行了较为宏观的描述。其次,明确记载了该藏书楼的兴建者,特别是该文还记载了该藏书楼具体的建成时间和落成典礼举行的时间,这在同类史料文献中是极为少见。其三,有学者认为“‘藏书楼’完全是一个近代的名称”^{[17][8]},“所以不可以用近现代的通用名称去称谓古代事物,正如我们不可以把‘宰相’通称为‘总理’、或把‘算盘’通称为‘计算机’、或把‘翰林院’通称为‘科学院’等等一样”^{[17][4]}。但《扬州州学藏书楼记》一文恰恰表明,“藏书楼”一词并非近代名称,它的产生决非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早在南宋就已存在以“藏书楼”一词直接命名的藏书处所。其四,在官府藏书研究中人们往往只重视研究皇室藏书,对官府藏书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学藏书的研究较薄弱,该篇文献也将有助于人们对官学藏书体系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当然该篇文献对扬州州学藏书楼具体的面积、楼层数、房间数、文献收集过程、文献种类与数量、藏书分类与管理等细节问题均未有任何表述,从笔者所掌握的宋元时期的类似文献来看,都存在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记”类文献是以四六文的形式写就的,多用于表、章、奏、记、启的撰写。此文体于六朝时达到艺术顶峰,有“文必秦汉、骈必六朝、诗必盛唐”之说,而宋人又极好四六,纪昀言“至宋而岁时通侯、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18][1]}。特别是到了南宋时,四六文已沦为“类书之外编,公牍之副本,而冗滥极矣”^{[18][2]},而“扬州州学藏书楼记”不仅是四六,而且还是相当于“公牍之副本”,因四六还注重句句用典,而有关藏书规模、数量、管理办法之类的内容又难以出典,故此类我们今日关心的信息鲜有记载。

参考文献

- 1 林景熙(宋). 霽山集(下) [M]. 上海: 古书流通处, 1921. 卷5: 18-21.
- 2 应节严(宋). 扬州州学藏书楼记[G]//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 石刻史料新编第13册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2: 9905-9906
- 3 朱怀干, 盛仪(明).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惟扬志 [M].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 1963, 卷 7

4 邹浩 (宋) . 上哲宗乞追停贤妃刘氏册礼别选贤族 [G]//赵汝愚 (宋) . 宋朝诸臣奏议 (上卷) .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99: 273

5 脱脱 (元) . 宋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6 李贤 彭时 (明) . 明一统志 [M]. 卷 48//景印文澜阁四库全书 (472) .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3: 1115

7 马光祖 周应合 (宋) . 景定建康志 [M]. 刻本. 金陵: 孙忠愍祠 嘉庆六年 (1801) 卷 26: 216

8 王应麟 (宋) . 四明文献集 [M]. 卷 5: 30//景印文澜阁四库全书 (1187) .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3: 264

9 印家山遗址 [EB/OL]. [2011-3-18]. <http://www.shanghai.gov.cn/lstdy2-1.php>

10 方万里 罗濬 (宋) . 宝庆四明志 [M]. 刻本. 咸丰四年 (1854) . 卷 1: 23

11 李曾伯 (宋) . 公安竹林书院记//景印文澜阁四库全书 (1179) [M].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3: 537

12 赵弘恩, 黄之隽 (清) . 江南通志. 乾隆二年 (1737) 刻本, 卷八十八: 学校志学宫二//景印文澜阁四库全书 (509) .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3: 477-478

13 阿克当阿 姚文田 (清) . 重修扬州府志 [M]. 清嘉庆十五年 (1810) 刻本, 卷十九: 1//中国地方志集成 (41) 江苏府县志辑: 重修扬州府志 (一)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311

14 陆游 (宋) . 陆放翁全集 (上) [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6: 79

15 马光祖 周应合 (宋) . 景定建康志 [M]. 嘉庆六年 (1801) 刻本. 金陵: 孙忠愍祠 卷 30: 7

16 缪荃孙. 江苏金石志 [M]//石刻史料新编第 13 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2

17 程焕文. 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 [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18 李刘 (宋) . 四六标准 [M]. 卷 1//景印文澜阁四库全书 (1177) .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3.

(江向东 教授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图书馆学系主任)

收稿日期: 2011-09-04